

第一章 失憶的少女

「你是誰？」

少女的聲音有些許嘶啞，想是有些日子未曾言語了。

她擁著被褥靠坐在床頭，一身雪白的中衣更顯得她面容蒼白憔悴，透出一股病態，只有一雙桃花般的眸子露出些疑惑的情緒，但更多的是迷茫和無助。

被她問話的是個男人，就站在床邊不遠處的空地上。

男人一身黑衣，看起來十分高大，他整個人背光而立，流露出的氣質很是清冷。

「我叫唐令，是妳丈夫。」男人凝視了她片刻後慢慢吐出這樣幾個字。

「我丈夫？」少女表現得有些詫異，似乎不太相信這個答案，因為男人的語氣聽起來就像在說「我是一條狗」一樣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她對這個男人一點印象都沒有。

少女沉默了一會兒後蹙眉道：「可我都不認識你。」

對上男人漆黑的瞳孔，其實少女心裡已經慢慢有了一個模糊的答案。

唐令沒有放過少女臉上的任何一絲表情，面不改色道：「妳失憶了。」

「失憶？」少女輕輕呢喃著，她從醒來後就驚覺腦海中一片空白，整個人猶如無源之水，無本之木，像是頭一遭來到這個世界。

「我……為何會失憶？」少女遲疑著問出心中所惑。

「遊湖的時候不小心落水了。」

男人還是那副沒有表情的表情，但細聽之下語氣有了點變化，像是無奈。

這回少女沒再立即追問了，她無法分辨這一切到底是真是假，其實現在這種情況也由不得她不相信什麼，男人的面容看起來只比她大幾歲的模樣，不是她的兄長，最大可能就是丈夫了，總不會是她的父親。

但她並不是很願意相信這種說法，這可能是失憶人的下意識思維吧。

當然，也不是說男人長得不好，相反他是一個很俊秀的男人，雖然表情冷冷淡淡的，看著也很疏離，對，就是這一點不對，如他所說自己是他的妻子，那為何她受傷醒來後都不曾看見他有笑顏，不是該歡喜的擁住她嗎？

莫非他們夫妻關係並不好？

少女揉了揉額頭，她在思考男人的話，閉上眼睛，努力地回想，可得到的只有劇烈的痛苦和無邊的黑暗。

她是誰？她為何會在這裡？她因何失憶？眼前這個男人真的是她的丈夫嗎？她丟失的記憶究竟是什麼？

少女痛苦的抱住自己的身體，似乎這樣疼痛便能有所緩解，她好像陷入了再也沒有光亮的黑暗之中，不知所措。

任誰看到這樣一副情形應該都會有所觸動，極度脆弱崩潰的狀態下總是需要呵護的。

可唐令不是一般男人，他是能把「我是妳丈夫」說成和「我是一條狗」一樣的人。

或許是想儘快結束這種局面，唐令湊過來輕輕擁住她顫抖的身體。

良久之後，少女抬起盈滿淚水的眸子，啞聲問道：「那我是誰呢？」

「溫酒，妳的名字。」

失憶的人最渴望的便是尋回丟失的記憶，一個沒有過去的人總是不安的，但他們首先要做的是熟悉目前的一切。

溫酒坐在銅鏡前，看向鏡中的自己，很陌生，但她很喜歡這張臉，不是因為這是自己的臉，而是這張臉真的很好看，很美。

該怎麼形容呢？

當真是碧玉年華好容顏，融首蛾眉、瓊鼻挺翹、朱唇皓齒、桃眼粉腮，多一分則妖，少一分則黛。

這些詞彙自然而然的由心所想，同時溫酒不禁在心底自歎：唐令真是好福氣。

好福氣的唐令下樓給溫酒收衣裳去了。

前些天日頭不太好，是以唐令昨日才漿洗完這些新買來的衣物，倒也正方便今日來穿。

溫酒一眼就相中了那件水藍色繡玉蘭襦裙，只不過……

唐令將衣裳遞給溫酒後便道：「我去做飯，桌上放了糕點，妳餓了可以先吃些墊墊肚子。」

說罷便要轉身離去。

「哎……」溫酒叫住他。

唐令回過頭看她，溫酒舉起手中的衣物晃了晃，咬著唇瓣道：「這要怎麼穿呀？」

她的聲音低低的，好像是有點不好意思，但她是真的不太清楚要怎麼穿，這衣服有好多帶子。

四目相對，唐令不知想到了什麼，在心底緩緩歎了口氣。

男人足足比她高了一個頭，手掌很大，手指很長，也很靈巧，帶著熟乎勁兒，但只是輕輕的觸碰到她的身體。

溫酒不清楚夫妻之間該如何相處，她有些害羞，但又十分好奇，「你以前也經常這樣嗎？」

這樣什麼？

這樣給她穿衣服嗎？

兩人離得很近，彼此呼吸交纏，空氣中似乎有了點熱的味道。

唐令不看她，淡淡的「嗯」了聲。

終於穿好後，溫酒移步去了鏡子前。

這衣服很襯她的膚色，顯得清麗可人，十分窈窕，但就是有條帶子好像繫錯了，而且胸前的蝴蝶結紮得也不是那麼好看。

溫酒腹誹，看來他手藝不怎麼樣。

時過正午，春風蕩漾。

溫酒捧著茶盞，捏著糕點倚在二樓敞開的木窗邊向外望去，這間屋舍大概有兩層

高，臨溪而建，背靠大山，門前是靜靜流淌的清澈溪水，屋後是蒼翠蔥郁的高大樹木，景色宜人，山水如畫，算是個好地方。

溫酒呷了口茶，然後將目光投向正在灶屋裡忙碌的男人身上。

男人正在灶臺前切菜，身姿依舊挺拔，腰是腰，腿是腿的，溫酒看得有些意動，儘管她失憶了，但有些與生俱來的本能和習慣是改不掉的。

似乎是察覺到她灼熱的視線，唐令抬頭看了過來，溫酒若無其事的收回目光，視線隨著門前的小溪一路蜿蜒而下。

想起適才唐令說過的話，他說這房子是租來的，他倆並非本地人，來此處是有旁的事兒要做。

怪道溫酒覺著屋中陳設過於簡單了，原是如此。

至於做何事，溫酒琢磨著在飯桌上再問他，她現在對一切都充滿了好奇，卻也明白欲速則不達。

唐令手腳很快，約莫兩三刻鐘後，熱氣騰騰的兩菜一湯終於上桌了，飯菜聞著都很香，溫酒咬著口中的軟糯米飯，乖巧的聽唐令講著話。

「什麼？中毒？」

原本和諧舒緩的氣氛霎時被帶動得緊張起來，碗底有些重的落在木桌上，發出刺耳的聲響，一時間屋內落針可聞。

溫酒目瞪口呆，生出的第一念頭就是自己好慘，又是失憶又是中毒的，這打擊不可謂不大。

唐令在心底微不可察的歎了口氣，又似是安撫的看她一眼，補充著說：「你不必過於憂心，我已從一本古書中得知，這蓮溪塢深山裡有一種靈花，能解百毒，屆時只要入藥服下便能無恙。」

呼，溫酒鬆了口氣，幸好，她還有得治。

重新拾起碗筷，溫酒一顆心七上八下的同時又產生些新的疑問，她躊躇了片刻後還是問說：「我緣何會中毒？還有，這毒發作起來是哪樣？」

她覺得自己應該是個很怕疼的人，當然，哪有人不怕疼的。

唐令卻是搖頭，緩緩說：「我也不知，你從未對我說過中毒原由，也未見過你毒發時的症狀，你只說中此毒者命不過三十，你父母皆是因此而逝。」

嗯？活不過三十？她如今已有十六七了。

等等，她父母……原來自己已經沒有親人了嗎？

這實在是……溫酒不知說什麼好了，只又木然的往嘴裡塞著飯，不如先頭吃著香了。

唐令見她神色呆滯，眸光中似悲似哀，有心再開口說些什麼，忽聽溫酒又問——

「那……我們是怎麼認識的？又是怎麼成的親啊？」

溫酒還有些叫不出「夫君」二字，她覺著自己無父無母的，除了一張臉十分能拿得出手，其他方面好像沒什麼能講得了，至少目前得出的資訊匯總起來就是這個樣子。

啊，莫非是因為她漂亮，唐令才與她婚配的？抑或是可憐她一個弱女子孤身一人？

她睜大一雙眼睛看向對面的男人，試圖得到滿意的回覆。

唐令沒料到她情緒轉變如此之快，低垂著眸子，好一會兒才道：「是妳先喜歡我的。」

又是這個語氣，該死的言簡意賅。

溫酒有些紅了臉，她先前猜測兩人夫妻關係寡淡，現在想來，該不會是她一廂情願，唐令將就湊合，憐香惜玉，就半推半就地跟她成了親吧。

這下溫酒是真的不知道說什麼好了，低著頭扒飯。

唐令見狀，微微瞥了一眼正埋頭吃飯的少女，好似唇角有一縷淺淺的弧度。

一頓飯就這樣在緘默中結束了。

自然，飯後是唐令收拾碗筷，刷洗。

慵懶的午後時光靜謐而祥和，偶有細風吹的樹葉沙沙作響，屋簷下也時有春鳥殷勤探看。

溫酒坐在向陽處的搖椅上思考人生，不知想了些什麼。

她忽的注意到自己的一雙手纖細白嫩，十分賞心悅目，只是指甲有些過於長了，不甚方便的樣子。

聽唐令說她躺了不少時日，才養得這樣長。

溫酒從搖椅裡坐起來，進屋獨自翻找了一陣，並未發現剪子。

她從堂屋出來，目光觸及院中那抹黑影時頓了頓，方軟軟道：「那個……家裡有剪子嗎？」

唐令正在劈柴，聞言朝溫酒看過來。

許是為了行動方便，他雙臂的袖子俱捲了起來，露出好看的線條，額上還掛著一滴淺淺的汗，不知為何看起來分外迷人。

溫酒不自覺舔了舔唇。

唐令聽到她又這般喚他，心道他不叫那個，想說可以直接叫他的名字便好，末了卻又什麼都沒說，只搖搖頭，表示沒有她要的剪子。

溫酒霎時有些失望的歎了口氣，陽光下纖長的指甲顯得有些透明，她又去搖椅上躺著，今天看來是不成了，可以改天去鎮上買。

唐令瞧她動作，猜到她要幹什麼，靜靜望了一會兒她的背影，而後放下斧子出門去了。

溫酒正閉著眼沐浴陽光，並不知道，她又在思索以前的事兒，慢慢的想，怕想多了又頭疼。

約是過了一小刻鐘的功夫，唐令回來了，手裡還拿著一樣東西。

驀然感覺天似乎暗了，溫酒睜開眼睛，就見唐令站在她身前，手伸過來，掌心裡躺著的赫然是一把精緻的小剪子。

「哪兒來的啊？」溫酒接過來摸了摸。

「鄰居借的。」

「謝謝。」

少女笑容甜美，很真誠，唐令別過眼就又去劈柴，春日恐多雨，多備些總是不錯的。

這廂溫酒開始興沖沖打理指甲。

用右手修剪左手指甲自然容易，可用左手來修剪右手力度就有點難掌握了，溫酒顯然是個很愛美的小姑娘，她精心修剪了左手指甲後，右手卻怎麼弄也不滿意。正在那頭哼哧哼哧劈柴劈得正歡的男人，忽然聞得一聲——

「哎呀！」

他回身一看，睜了睜眼，揚聲問：「怎麼了？」

「不小心把肉給剪了。」溫酒聽他問話，有些喪氣的說，見他朝這邊走過來，復又小聲補了句，「好疼。」

唐令來到近前蹲下身子先查看了一下她的傷勢，其實就一個小紅點，他再走慢點，怕是傷口都能痊癒了。

他無甚情緒的深深看了少女一眼，什麼都沒說，又好像什麼都說了。

溫酒臉上一熱，嘀咕道：「這剪子也太利了些。」

唐令從懷裡掏出一條手帕，像是擦汗用的，他翻了一面用來按住那所謂的傷口。

溫酒注意到手帕上繡有一朵小綠茶花，好奇問他，「這是我給你做的嗎？」

唐令想了一下，然後點頭。

「那改明兒我給你繡一條紅梅手帕吧。」溫酒隨口說道，她覺得自己似乎更喜歡梅花。

少女的聲音細而柔，還有著小女兒的嬌，更有著不可方物的美，唐令低眸應了聲，

「好。」

「我指甲還沒剪完呢。」溫酒道。

她說這話好像是在撒嬌，有什麼意圖顯而易見。

唐令覺得自己不能再歎氣了，不然會老得很快。

在溫酒來看，唐令是她的夫君，雖然目前還不甚熟悉，但這點小事何足掛齒，更重要的是，她其實私心裡還是覺得唐令對她應該是不錯的，不然為何明知她身中劇毒還會同她成婚，還為她尋藥。

男人的手有些粗糙，但他的動作很小心，兩個人一同擠在搖椅上，原本寬敞的環境忽然就小了起來。

溫酒聞著他身上的味道，莫名的安心。

唐令照著她左手的樣子修剪，眉目認真。

溫酒這才發現，唐令的睫毛很長很翹，像小扇子一樣。她忍住用手去撥的念頭，隨意說了點話，「咱們什麼時候出發去尋藥啊？」

唐令手上一邊動作，一邊答她，「還有月餘才到花期，不急。」

晚膳很簡單，一人一碗素麵，但用過晚膳就意味著天快黑了，天黑了，夜深了，就該睡覺了。

這個問題其實不只溫酒在糾結，唐令亦是。

他們要同榻而眠了。

夜幕降臨前的黃昏美麗而短暫，戌時的更聲敲響後不久，天邊的明月升上了樹梢。溫酒趴在窗前用手支著頭，不時有經過的夜風拂起她柔潤的烏髮，舒服極了，但她的内心卻遠不如面上這樣平靜。

耳房裡響起陣陣水聲，是唐令正在洗浴。

隔了一道門的少女聞聽後兩頰發燒，腦海中清明的思緒開始混沌亂飛，一會兒是男人什麼都沒穿的高大身體，一會兒又是他倆一齊躺在一張榻上……

意識到自己都在想些什麼，溫酒急忙搖了搖頭。

月光映照下的少女臉如紅霞，被棲息在樹枝上的夜鳥悉數窺去。

溫酒其實尚不清楚夫妻倆睡在榻上都會做些什麼，純粹就是覺著身邊躺了一個人，一個她……陌生的熟悉人讓她不自在。

這種不自在並不是嫌棄或是厭惡對方，溫酒把這種情緒歸咎於失憶。

而且，她需要快點平靜下來。

與此同時一牆之隔的耳房裡，唐令正在用布巾擦拭掉身上的水珠，他今日洗漱的時間比往常要慢了許多。

不過也沒人知曉他往常洗得有多快。

房門打開前，唐令又將寬鬆的衣領收攏許多，方施施然出去。

溫酒聽到動靜回過身來看他，顯然心情平復的不錯，臉頰上的紅霞都被夜風吹走了。

男人穿一身雪白裡衣，剛被水潤過的肌膚顯得通透晶瑩，鬢邊有幾縷髮絲貼在臉上，漆黑的瞳孔依舊沉沉的。

溫酒由衷覺得唐令真是一個好看的男人，不僅臉好看，身材也是沒話說，她在內心肯定自己的眼光。

迎著少女不加掩飾的視線，唐令很容易就猜到這姑娘正在想些什麼，抿了抿唇，

「我去把水換了。」

溫酒乖乖點頭。

浴室裡的東西還算齊全，溫酒整個身體浸泡在溫水中，肌膚白嫩，像是剝了殼的雞蛋，玲瓏有致，曲線分明。

她很享受這種被水流包裹的感覺，不過一想到自己是因為落水才失憶的，心裡又古怪起來，餘光瞥見自己右臂內側有一抹紅點，溫酒用手搓了搓，不曉得這是什麼，便尋思待會兒問問唐令。

臥房裡，這會兒輪到唐令聽著嘩啦嘩啦的響聲了，他已經躺在榻上了，不知道為什麼，他忽然有些後悔，眼睛睜來閉去又歎了口氣，跟小老頭似的。

溫酒洗了很久，等她出來，明月已經升得很高了。

走進內室，唐令似乎已經睡著了，朦朧燈光下的他面容顯得十分柔和。

溫酒鬆了口氣，慢吞吞走去桌前喝了杯水，然後吹了燈，繞過唐令爬向床榻裡頭。

原本還算寬敞的床榻因為睡了兩個人忽然變得擁擠起來，被褥下兩個人胳膊挨著胳膊，氣氛也怪怪的，不過還好唐令已經睡著了，溫酒看了他一會兒，也閉眼睡了。

她希望自己能快點睡著，但事與願違，好半晌都清醒得很，也不知過了多久，溫酒突然睜眼，她想要如廁。

睡時留有一扇窗戶作透氣用，這會兒正有些許潔白的月光照進屋子裡，月光下的一切都顯得靜謐柔和。

溫酒偏頭看向唐令，男人呼吸悠長，睡得正酣。

她眨了眨眼睛，茅廁在屋舍外，現在外面黑漆漆的，她一個人並沒有膽子出去，也不太想把唐令叫醒，思來想去，她決定把尿憋回去。

她可以的！

時間悠悠流轉，已經過去有一會兒了，溫酒依舊沒有人眠，不知道是被尿憋的還是怎的，再三糾結後，溫酒終是坐了起來，她將被褥輕輕掀開，放輕動作小心翼翼繞過唐令朝外爬去。

她已經很小心了，但意外還是發生了，右腳收回來的時候可能左腿沒站穩，一個不察她向前摔去，眼看就要臉朝地。

「啊……」

溫酒下意識呼喊出來，電光石火間，忽的被人一把撈住。

黑暗中，兩人都不太能看清對方的臉，溫酒回過神來拍了拍胸脯，小聲道：「好險啊。」

她有一種劫後餘生的慶幸感。

「你要做什麼？」唐令蜷起腿，將她放到床邊，然後問道。

溫酒老實答說：「我想去如廁。」沉默了會兒又說：「外面好黑，我害怕，你陪我一起去好不好？」

「屏風後有恭桶。」唐令一板一眼。

「噢。」

幸而屋子裡有月光滲入，溫酒輕手輕腳的來到恭桶前，她有些害羞，因為唐令肯定能聽到她如廁時的聲音，但是也沒辦法，她總不能讓唐令把耳朵捂住吧，她說不出口。

羞羞答答的放完水以後，溫酒忽然又意識到一個問題，她沒帶廁紙，她要擦一擦，不然不舒服，也會弄髒褲子，可是……

就在溫酒糾結怎麼開口的時候，唐令先出聲了，「好了嗎？」

「嗯……」少女拉長了調子，顯然有事。

唐令追問：「怎麼了？」

「那個……你能不能給我……遞點廁紙過來啊？」溫酒結結巴巴的說完，這聲音聽起來難為情極了。

她說完後就捂住臉，覺得好羞恥，他不會以為她……

唐令還有些不明所以，適才聽聲音不像是拉屎啊。

不過他還是聽話的去找了廁紙，想了想，從屏風上面遞過去。
整個過程唐令的表現都很平靜，一句話都未多說，溫酒害羞的同時也在想，她以前是不是經常這樣啊？
終於害羞的解決完如廁問題以後，溫酒再度躺回到溫暖的床上了，這麼一折騰，她也沒了睡意，扭頭看了唐令幾眼，想起睡前要問的事兒，便道：「我夜裡沐浴的時候發現自己手臂上有個紅點，你知道嗎？」
唐令沒有失憶，他自然知道女子手臂上的紅點意味著什麼，溫酒昏迷時他還曾給她擦過手臂什麼的。

「知道。」他答。
「為什麼手臂上會有紅點啊？」她又問。
有的人失憶可能會忘記一些常識，唐令猜測或許失憶前她應該就不大懂這方面的事兒。
「這是守宮砂，只有未婚女子才有，象徵著女子的清白。」
唐令這樣說，果然引來了溫酒的疑惑，「可我已經成親了。」
「因為我們未行夫妻之事。」說到夫妻之事，唐令有些停頓。
「什麼是夫妻之事？」溫酒又有新的疑惑。
黑暗中雖然看不清她的神情，但唐令知道她現在的表情肯定很懵懂，於是耐心的說道：「就是夫妻一起睡覺。」
他現在除了耐心好像也不能如何。
「可我們現在不就在睡覺嗎？」溫酒更疑惑了。
唐令啞住，腦中思緒轉得飛快，然後乾巴巴道：「夫妻之事就是夫妻倆又親又抱，做很多非常親密的動作。」
他其實也有點臉紅，可惜溫酒看不到。
這回輪到溫酒啞住了，又親又抱？非常親密的動作？
她被褥下的一雙小手綃在一起，那唐令為啥不和她親親抱抱？這問題她沒好意思問出來。
唐令卻主動道：「因你中毒的緣故我們才沒有行房。」
原來是這樣。
「夜深了，早些睡吧。」唐令最後終結了話題，他累了。
後半夜約是起了風，唐令睡眼朦朧醒過一回，這一醒便感覺身側有些發沉，偏頭瞧去，就見溫酒整個身子掛過來，摟著他的臂膀睡得香甜。
似有一股不知名的幽香肆意竄入人的心頭，唐令覺得他的心房像是開了一個小口，有什麼東西鑽進去了。
這種隱祕的感覺稍縱即逝，窗外的風卻還在繼續吹拂著，直到天際泛明時才歇下。